



工作和生活。

陈宁收到战友发来的照片：改建的阳光棚里，新栽的花苗已冒出新绿。妻子看着他对着手机微笑，轻声问：“又想他们了？”陈宁点点头，翻开纪念册，首页正是他与老兵王剑在雷达天线前的合影。记忆伴随着一个跨越山海的问候，瞬间奔涌。

王剑，战友公认的“金牌技师”；陈宁，装备检修的“士兵专家”。前不久，空军某雷达旅某连为两名服役16载的一级上士王剑和陈宁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欢送会。

陈副连长带着几名战友，遍寻连队资料，将两名老兵16年的军旅时光浓缩进2本青春纪念册。每本收入30余张照片，附上战友们手写的离别赠言。

时光回溯到老兵欢送会那天，王剑和陈宁第一次翻开纪念册，16年的岁月沉甸甸地压在掌心。

当守望长空的青春，凝结成一本纪念册的厚度，两名一级上士的军旅故事，便有了更深沉的重量。

愿望与遗憾

老兵不老，因为初心永在

纪念册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：雷达阵地上，王剑和陈宁带着他们一手带出的“徒弟”、中士岳步宇，进行最后一次装备检修。

“守了16年，感觉不仅是装备，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。”王剑抚摸着雷达天线基座，眼中满是不舍。身旁，陈宁检查完配电箱，反复叮嘱岳步宇保养细节：“绝缘测试，不是步骤，是规矩。咱们守护的不仅是装备，更是一片天空。”

检查结束，两名老兵在检修登记本上郑重地签下各自的名字，笔迹刚劲有力。

随后，老兵们在天线前合影留念。快门按下，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。

16年前，19岁的王剑第一次走进雷达方舱，面对密布的按钮、闪烁的屏幕，他紧张得手心冒汗。“班长，我能行吗？”班长拍拍他：“只要用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这屏幕上的每一个光点，都连着万家灯火。”

这句话成了鼓舞王剑的“座右铭”。他与同年兵陈宁，一个来自城镇，一个来自农村，成了相互较劲又相互扶持的“奋斗二人组”。

深夜的学习室里，两人一起对着电路图反复琢磨。王剑把一条条流程编成顺口溜，写在卡片上随身携带；陈宁的枕头下，压着一本翻烂的说明书，常常熄灯后还打着手电背记。

初上阵地值班，两人的心愿纯粹而具体：准确上报每一批空情，让每一架飞过头顶的飞机平安抵达远方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那年，王剑在上级比武中一鸣惊人，年底荣立三等功；心灵手巧的陈宁，将水电焊瓦样样学精，同样立功受奖。

翻到纪念册中的这一页，王剑眼眶红了。那天欢送会上，他和战友们说：

“我还有个愿望，希望明年的比武，咱连打出满堂彩。”陈宁也接着王剑的话说道：“最遗憾的是，我不能再为连队贡献

守望长空·两名老兵的“青春画册”

■ 焦义宝 朱康文



图①：阿里高原，老兵最后一次参加巡逻；图②：北疆雷达站，老兵的妻子和女儿来队参加他的退伍欢送会；图③：连队邀请老兵家人一起吃蛋糕；图④：老兵（右）与战友惜别；图⑤：战友向老兵赠送纪念册；图⑥：一名老兵在家翻看纪念册。
刘晓东、鲍振生、尚 硕摄

力量，也无法身着军装见证那一天。”

心愿与遗憾，映照使命与初心。欢送会后，下士王维壮由衷地对王剑说：“班长的愿望里有星辰大海，遗憾中有家国情深。老兵不老，因为初心永在。”

离队前，王剑将一本边角磨损的笔记本郑重交给下士王浩宇；陈宁将一套趁手的维修工具，交给一级上士张喜宇。

王浩宇在纪念册中写道：“班长，您教我认识电路图那晚，对我说技术首先要有一颗热爱的心，这句话我记在了心上。”张喜宇对陈宁承诺：“班长，您设计改建的阳光棚，我们会照顾好，让代表希望的绿色在连队生根发芽、生生不息。”

老兵和战友们坚守，换来的全连连续保障空情合格率100%的佳绩。指导员在纪念册上赠言：“在这个小小站点，你们用16载守望，擦亮了祖国的千里眼。”

有形与无形

使命接力，守好祖国的“蓝天界碑”

“我们守望的，是祖国的‘蓝天界碑’。”陈宁这样定义雷达兵的守望。

虽然主责是维修专业，他也积极学习战斗技能，多次担负值班任务。一次对抗演习，雷达突遇干扰，屏幕一片雪花。陈宁作为值班员，准确快速传达指令，确保了空情稳定。

“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守好头顶上的这片天空。”陈宁这样定义坚守的价值。王剑则把他的坚守，镌刻在对战友的“传帮带”里。16年，王剑带出10多名徒弟，其中8人立功，2人考取军校。

王剑编写的装备维护手册，如今已

韶华留在高原 记忆留给雪山

■ 李金朝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

那年大雪封山，发电机半夜趴窝。零件短缺，王世强和战友仅凭几把工具“硬修”。他用这把钳子拧开冻住的接头、剥电线皮，手指冻得没知觉，全凭感觉拧。翌日凌晨，机器重新轰鸣，他和战友累得瘫坐在地上，相视而笑。

钳口的缺口，就是那时留下的。

放下钳子，王世强掏出一本笔记本，递给韩仲林：“设备有啥脾气，故障怎么排，都写在这里了。”韩仲林郑重接过这个笔记本。

王世强拍了拍韩仲林的肩，看向轰鸣的机组：“我走了。你们要静下心来守好它们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巡逻队伍顶风出发。

风雪刮得人睁不开眼，王世强走在前

面，跋涉雪海。这条往返几十公里的路，他走了16年。

在一片碎石滩，王世强停下，拂开积雪，露出一块褐色石头。“这是‘路标石’，以后走到这儿，要格外小心。”他向战友们示范如何踩稳石块通过，来来回回示范了好几遍。

来到中途的观察点板房，推门迎来阵阵暖意。王世强摸了摸取暖设备，仔细查看接口，提醒战友随时检修。“过去这里是‘漏风房’，战士歇脚，连口热水都没有。”后来，王世强和战友们一镐一锹刨开冻土，扛来材料，建起这个“温暖驿站”。

下午，巡逻队抵达界碑，“中国”二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。王世强站在界碑前，缓缓举手敬礼，16年的风雪在那

一刻凝成他眼中炽热的光。

告别的日子到了，王世强天不亮就起床，默默清扫营区的积雪。他钻进大棚，为绿油油的白菜、挂果的西红柿再浇一次水。

欢送会在食堂举行，战友们默默围坐着王世强，红了眼圈。宣读命令，念到“王世强”时，他迈步而出，庄严敬礼，缓缓卸下肩章、领花。紧接着，王世强转身，面向战友，面向雪山，面向飘扬的五星红旗，举起右手，敬上最后一个军礼。风雪落向他卸掉军衔的肩膀，眼泪滑落面颊。那把有缺口的钳子，留在了工具箱；那块“路标石”，守在巡逻路旁；一棚“扎根菜”，在大棚中拔节生长……老兵把16年韶华留在高原，记忆留给雪山。

新排长训练归来。

叶徐滔摄

爸爸妈妈，我在高原挺好的

■ 晋 蔡 郭明宇

月光漫过西藏军区某集训队的窗棂，一群少尉正在灯下书写家信。

赶在大雪封山前，他们即将前往高原一线任职。目前正在参加岗前集训的他们，心中有一个未曾抵达的“远方”，那就是戍守雪山哨卡，为祖国站岗放哨。

一场名为“我在高原挺好的”家书寄送活动，成为这些新排长奔赴岗位前坚定信念的“加油站”。集训队领导说，整理好“行囊”，才能更好地出发。

笔尖落在信纸上，王天琪的字迹格外清秀——这封寄往家乡的信，更像是一份写给雪山的誓言。

“爸妈，见字如晤。儿将奔赴雪山，志愿前往边防……”王天琪的笔尖在“边防”二字上停顿。几个月前，他在戍边申请书上写下“愿将青春献给雪山”，那时的他还不太明白“戍守雪山”的重量。

后来，学校组织毕业学员前往西藏某边防团集训。出发那天，随着海拔不断攀升，车窗外的绿色褪去，头痛一阵阵袭来。

初到某边防营，巡逻归来的官兵满面风霜却笑容明亮，他们深深打动了王天琪。连长拉着他，在镌刻“岗巴精神”的戍边石前与大家合影：“等你真正读懂这片土地，就会明白，荒凉的地方也会生长深沉的热爱。”

集训结束，回到校园，学校又组织了一次视频连线。视频那端是海拔5000多米的哨所：罐头盒里倔强生长的绿植，墙上手绘的战友笑脸和远方家人，还有官兵脸上那抹独特的“高原红”。连长的声音清晰传来：“这次巡逻，和雪齐腰，我们用牵引绳将彼此相连，在风雪中结成了一条生命线。”

那一刻，王天琪忽然明白了什么是“深沉的热爱”。

在西藏军区军史馆，藏族学员云丹加措站在一张老照片前。照片中，“门巴将军”李素芝正在为老阿妈检查身体。

这画面打开了尘封的记忆——20年前的寒冬，年幼的他高烧昏迷，是巡诊的军医连夜将他送到卫生所。军医温暖的手，还有阿妈那句生涩却真挚的“金珠玛米亚古都”（藏语，意为：解放军好），一直烙印在他的心中。

云丹加措在家书中写道：“如今儿子即将成为雪域高原的‘金珠玛米’，我要像当年救我的军医那样，守护雪山高原。”

在这支队伍里，有人决心续写战旗的荣光，有人决心以英雄为榜样……从懵懂到坚定，一颗颗年轻的心在雪山下炽热地燃烧。

再过不久，他们就要奔赴边防一线，这些曾被英雄故事打动的新排长，即将成为守哨故事里的主角。



回到家中已经10多天了，王剑仍会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。窗外没有响起熟悉的起床号，只是一片寂静。他经常翻看床头那本厚重的纪念册，封面上的军徽在晨曦中泛着微光。这是连队战友送给他的“离别礼物”。

这段时间，王剑的手机上经常收到昔日战友发来的问候信息：“一切正常，请老班长放心！”每当看到屏幕上熟悉的名字，他总是会心一笑。

数百公里外，另一名老兵陈宁的家中，空气中溢满团圆后的温馨。每次眺望窗外的风景，他都会想起在部队时的

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

当阿里高原的雪打在脸上时，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王世强，总会想起19岁那年的冬天。那是王世强戍守高原的第一年，强烈高原反应让他彻夜难眠。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，他问自己：“我能坚持下来吗？”

16年后，答案写在王世强黝黑的脸庞和布满老茧的手上。就在十几天前，这位一级上士脱下了军装，向雪山告别。

铁门被推开，发电机房的轰鸣声响彻耳畔。那天，王世强蹲在一台设备旁，正